

鼋荡原是“莼菜荡”

曹伟明

鼋荡，横跨青浦和吴江，毗邻嘉善，水域面积13平方公里，连接太浦河、黄浦江和太湖，是水生植物莼菜的滋生地。那承载着“莼鲈之思”的“莼菜荡”故事，总令我回味。

对于莼菜，我从小喜欢。它滑而圆的叶片，漂浮在水面，根细而茎长、弯曲的菜叶被水荡漾着，有一种婀娜的风姿和诗性的柔美。童年时，寄养于江南古镇外婆家的我，总是期盼美味的莼菜羹。外婆告诉我：“莼菜营养好，但对水质要求高。它具有清热、利尿、消肿、解毒的功效，原来是江南的一道名菜。”懂得烹饪的外婆总是把莼菜与鲜笋、香菇、鲫鱼等熬成汤，不但味美，而且喝了让我神清气爽，茁壮成长。

历代名人也对莼菜情有独钟，如白居易有“犹有鲈鱼莼菜兴，来春或拟住江东”；苏东坡有“若话三吴胜事，不惟千里莼羹”；还有陆游的“店家菰饭香初熟，市担莼丝滑欲流”。1999年，莼菜成为国家级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。当年，我在青浦文化馆工作，在金泽古镇田野采风时曾听到这样一个传说——三国时期，东吴的吴国太因爱女孙尚香远嫁西蜀刘备，茶饭不思，日渐消瘦，太医也没有对策，孙权便诏告四方，征求名医良方。过了几天，朝廷收到一张民间秘方，上写：“泽国有宝，厥名为莼。非萍非藻，可以为羹。玉碗调味，瓦釜徐烹。理气清火，歛精安神。能养肌肤，却老回春。日服一盂，龟鹤同庚。”吴国太按方吃了一段时间的莼菜羹，身体居然康复了。孙权大喜，得知进献秘方者是一位住在金泽鼋荡边上的草药郎中，便邀请他进宫当御医，郎中婉言拒绝。孙权要赏他银两，他也谢绝，只要孙权在鼋荡边上立一块石碑，上书“钦赐莼菜荡”五个大字。从此，鼋荡莼菜便随着这块石碑的竖立，名动江南。

鼋荡不但有莼菜的民间传说，更有名人张翰(字季鹰)的历史记载。说的是西晋惠帝太安元年(302)，当时执掌朝政的齐王司马冏任命张翰为大司马东曹掾。司马冏专权独断，张翰预测他不能善终。正好秋风起时，张翰想念家乡的莼羹、菰菜和鲈鱼脍，便吟诵了一首《秋风歌》：“秋风起兮木叶飞，吴江水兮鲈正肥。三千里兮家未归，恨难禁兮仰天悲。”毅然别主辞官，回到家乡隐居。不久，司马冏兵败，张翰得以幸免。

更早在《世说新语》中，陆机和王济的南北文化碰撞也有莼菜的影子。太康十年(289)，陆机与兄弟陆云到达洛阳。某天，陆机去拜访外戚重臣王济，风头正盛的王济想要压陆机一头，就在坐床前列出好几大罐的羊酪，用手指着给陆机看，还问：“阁下的家乡有什么能与这种美味相比的吗？”陆机回说：“有千里莼羹，但末下盐豉耳！”他料想王济绝对不可能吃过江南的莼菜，更不可能听说过末下的盐豉。果然，王济听得目瞪口呆。当时的南北士人借用莼菜羊酪，塑造了各自的文化品格，也让后世一提到莼菜羹便会自动想到江南，想到高洁、清白、隐逸、不受俗尘羁累的士大夫品格。如今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之鼋荡原点的确立，文化的交流碰撞会更加频繁，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，海纳百川，鼋荡的水乡客厅也成了一个好的载体。

25年前的一个夏天，我居住的小区新来了一位报刊投递员小姐姐。她看上去二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圆圆润润，腿脚用力骑着前后插满报纸信件

的邮政专用绿色脚踏车。天气炎热，她脸上有豆大的汗珠滚下，整张脸红彤彤的。另一个街区的投递员喊她“小苹果”。

之后的每一天，她都到我们小区投递报刊信件。不论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，她总是充满着朝气活力，带着一张红彤彤的脸，阳光般的笑容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在手机上看数字新闻、电子报，纸质报刊不像以前那般登了。许多邮递员转行了，我以为“小苹果”也会走，可她却

没有。她从一个小姑娘开始，到后来结婚、生娃，一直为她负责的街区的居民服务着。几天前，我从新来的报刊投递员小伙那里得知“小苹果”退休了。她的离去仿佛也是一个时代的离去，便捷、高效的数字时代终究会渗

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然而，还有那么一群人，固执地保持着原来的习惯，每天傍晚在阳台上看着夕阳，也在看着邮递员过来的必经之路，等待一个递送精神食粮的人，等待一份飘着油墨香的报纸。

听家里老人讲，以前住老房子那会儿，邮递员穿梭在弄

堂里挨家挨户投递，甚至把报纸信件直接送到老人们的手里。有时候，老住户还会热心地端出一杯凉茶给他们解解渴，贴心地拿出一块毛巾让他们擦擦汗，叫他们在家门口的竹椅上坐一会儿歇歇脚，唠一会儿嗑。左邻的郑家姆妈在炒菜，右舍的赵家伯伯在喝茶读报，居民区冒出的烟火气提升了整个城市的温度。

城市的变化从未停歇，不变的是那份牵系人心的情感。叮铃，叮铃，“今夜报来了。”看着邮递员小伙远去的背影，我打开报纸，想起了小苹果，也感受着这个城市里的一份恒久的温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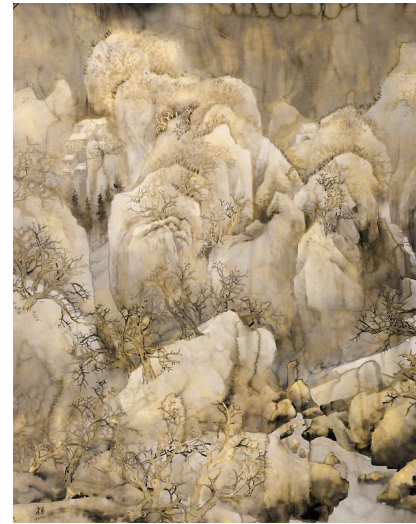
养育

十三年前的春天，我曾前往滇西，沿着当年中国远征军反攻的路线，先后寻访了芒市、龙陵、松山、腾冲等地。到达腾冲后，我首先要去的

的就是国殇墓园。

1944年5月，为了收复滇西国土，彻底打通中国当时唯一的陆上国际交通运输线——西南国际运输大动脉滇缅公路，让盟国的援华抗战物资顺利进入中国，中国远征军发起了滇西大反攻，从5月11日第二十集团军六个师强渡怒江开始，到9月14日攻克腾冲城，远征军的将士前仆后继，浴血奋战，历时127天，终于夺回“极边第一城”腾冲，使之成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收复的第一座被日军占据的县城。腾冲一战，共击毙日军6000余人，远征军官兵阵亡9168名，盟军美军官兵阵亡19名。为了纪念阵亡将士与死难民众，腾冲各界与第二十集团军协调合作，在1944年冬动工兴建国殇墓园，1945年7月7日落成。

记得去瞻仰国殇墓园的那天，刚下过一场雨，空气格外清新，墓园中的苍松翠柏更显苍郁青幽，庄严肃穆。登上安葬了3346位阵亡官兵遗骸的小团坡石阶，一座高十余米的纪念塔映入眼帘，上方是指挥了腾冲收复战的第20集团军司令官霍揆章的题字：“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克复腾冲阵亡将士纪念碑”，



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从不吃早餐的我，竟然闹钟一响就起床，只为跟着安乡的朋友去过早。过早就是吃早餐。对我而言，所有的早餐都“过早”。对一个夜猫子来说，吃得

太早就意味着睡得太少。

朋友带着我们拐进一条小巷子，巷子两旁挤挤挨挨的全是粉面店，店铺外面一桌接一桌坐满的，全是过早的人。我心里倒不是特别惊讶，毕竟，无论去常德的什么地方，都能遇到这样的场景。

坐在硬邦邦的板凳上面苦等牛肉粉时，我忽然有些走神。恍惚间，小巷子幻化成缓缓流淌的松滋河，游来游去的车，游来游去的人，全都晃晃悠悠的，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将整个

世界调成了慢速播放模式。

“谁的微辣牛肉粉？”一句粗喇喇的女声吓了我一跳。“这里！”我连忙高高举起一只手。跟着微辣牛肉粉一起到达的，还有两边黄褐色的卤猪脚。

安乡是酱卤之乡，猪脚又是我的最爱，原以为自己点两边卤猪脚未免有些贪，没想到桌上还有比我更贪的：一个矮墩墩的胖小伙一口气点了四边猪脚。早知道大家都这么能

离巢

李德高

下面是首倡修建国殇墓园的腾冲政界名宿李根源的题词：“民族英雄”。3346位阵亡官兵的墓碑以纪念塔为中心呈放射状排列，并以中轴线对称布置，仿佛成千上万的远征军官

墓碑前的敬意

刘蔚

兵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，向腾冲城发起集团冲锋，纵然尸山血海，也义无反顾，勇猛向前，给人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。

这时，小团坡另一侧石阶上，有两个女孩慢慢走了上来，一个身穿白衬衫牛仔褲，另一个一袭墨绿色碎花连衣裙。只见她俩走到纪念塔前，默默凝视了一会，然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。由于背对着我，我看不清她们的表情，但我能感觉到彼时彼刻她俩沉重敬慕的心情，也许还带着一丝悲怆。她俩的出现至少解开了长久以来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疑问，即：比我们年轻甚至更年轻的后辈，是否像我们和我们的父辈那样，对那段屈辱和抗争的悲壮历史铭心刻骨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牢记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要勿忘国耻，发愤图强。

三年后一个秋日的下午，我又来到湖南《徐霞客游记》中记录了不少动植物的名称，其中有关中草药的知识，也值得今天的读者瞩目。

《粤西游日记一》崇祯十年(1637)五月初二日记有“种圃灌园者而聚庐焉”一句，其后小字注：“种金系草，为吃烟药者。”笔者所见注家皆未出注，先出的白话本译为：“种植金系草，是吃烟人的药。”后出者译为：“种金系草，是吃烟人的药。”两者大同小异。所谓“金系草”，并不见于诸多药典，当即“金丝草”之形讹，“系”“丝”，显然因字形相近而致误。

所谓“金丝草”，或称落苏、黄毛草、笔子草、猫尾草等，不一而足。它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叶条状披针形，花乳白色，茎直立，丛生。全草入药，有清热、解毒、利尿等功用。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卷一三《草二·金丝草》有云：“气味：苦寒无毒。主治：吐血、咳血、衄血、下血、血崩、瘰疬，解诸药毒，疗痈疽疔肿恶疮，凉血散热。”至于所谓“烟药”，更与“吃烟”毫无关联，乃是古代一种传统的炮制中药制剂法，即将药物置于烧红的铁片上，通过瓷碗吸附其飞散的药粉，冷却后收集。据说，此过程需重复五次以增强药效。烟药主要用于治疗瘰癧、五痔、瘰癧疮根恶肿等疾病，其主要成分包括石黄、空青、桂心和干姜等，上述“金丝草”当是所制烟药的主要成分之一。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卷一三《草二·金丝草》后录“附方”，有治疗“妇人血崩”“痈疽疔肿”

吃，我也该点四边的。至于那些好奇甚至有可能带着嘲笑的眼神，我完全可以视而不见。刚抓起那边看起来更肥的猪脚，一只满满当当的酒杯差点碰到我的鼻子。抬头一望，安乡朋友望着我笑。“没喝酒，就不叫过早。”她脸上的笑容却坏的。就我那点沾杯即醉的酒量，哪敢和他们喝早酒。见我连连摇头，朋友又说：“花自己的钱，又是周末，怕什么呢？”我还是摇头，朋友叹口气，将已经放在我面前的那杯白酒提了起来，我

赶紧端起茶杯去敬她。朋友二话不说，下巴一抬，抿掉小半杯。朋友是典型的安乡人，有着天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从容和沉着。或许因为先祖屡遭水患之苦，在安乡人的记忆基因里，吃好是人生要义之一。可能因为从不亏待自己的胃，也可能因为豁达，安乡人大多长寿。我暗想，若是每天早上都能嚼一碗筋道的牛肉粉，每天黄昏都能去松滋河畔的防洪堤上走一走，走累了就去河边的酱卤不夜城里坐一坐，来一碟能辣出眼泪

七夕会

窗台的绿萝抽出新叶，盼盼临行前浇的水珠还在叶尖颤动。阳台上那盆母亲留下的君子兰，老枝旁正冒出新芽。我忽然明白：所谓亲情，就是一场永恒的目送。老树守着土壤，新芽向往天空；我们在这头扎根，孩子向那头飞翔。而爱，始终是串联起所有年轮的，那根看不见的茎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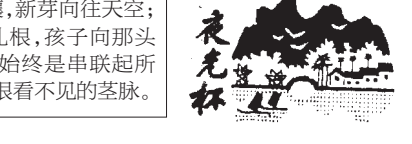
“天蛇头毒”等疾病者，皆以“金丝草”为方剂之首味药选，其功用可一目了然。

《粤西游日记二》崇祯十年(1637)六月十六日记：“另觅益元散，并药剂令顾仆传致之，谕以医意，先服益元，随煎剂以服。”所谓“益元散”，就属于中医传统经典方剂之一，源自《黄帝素问宣明论方》，其方即以滑石、甘草、朱砂等配伍而成，具有清暑利湿、益气养阴的功效，适用于暑热伤津、体倦口渴、小便短赤等症。在“万里遐征”的广西之行中，霞客为方外之友慰问和尚治病，煞费心机，为之求医问药乃至寻求民间偏方，堪称不遗余力。

《粤西游日记二》崇祯十年(1637)六月二十八日记：“此中猪腰子、山豆根俱出罗城。”七月十七日记又云：“既而复从南門入抵北門，市土药于朱医士，得山豆根、猪腰子、天竺黄、水萝葡、兔金藤诸药各少许。”《游记》前后两次提及“猪腰子”，并且与山豆根、水萝葡等草药相提并论，一望可知就是一种植物类草药，而绝非猪的肾脏。《明一统志》卷八三《广西布政司·柳州府·土产》著录：“猪腰子，木生子，形如猪肾，能解毒药。”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卷三五《木二·猪腰子》著录：“时珍曰：猪腰子，生柳州，蔓生结莢，内子大若猪之内肾，状酷似之。长三四寸，色紫而肉坚。彼人以充土宜，馈送中土。”据说，研细酒服一二钱并涂之，可治一切疮毒。《徐霞客游记》的百科全书性质于此可见一斑。

的酱板鸭，点几边油而不腻的卤猪脚，再烤几串滋滋作响的香干，就着松松软软的晚风，慢慢地啃，轻轻地嚼，天空这般辽阔，夜色这般美好，那是一种怎样的惬意和自得呢？！

不知不觉，我就将两边猪脚都吃完了。差不多一口气消灭了那碗牛肉粉，没怎么犹豫，又端起大碗喝了几口汤，额头早就冒汗了，感觉全身的毛孔都想替我说一句：再来一碗吧……“该出发了。”喝了一大杯早酒的朋友脸色红润，微笑着提醒我们。我这才想起正事，之所以来安乡，并非只为过早，得去碧云书屋参加诗会开幕式了。我虽不是安乡人，但吾心安处是故乡，正如诗是所有游子的出发之处，也是所有异乡人渴望抵达的归途。



夜光杯